

# 《神圣家族》和马克思的哲学史观

徐 瑞 康

## 一、对近代西欧哲学历史发展的概述，是全书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之一

《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一书，是马克思恩格斯在1844年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失败和以布鲁诺·鲍威尔为首的青年黑格尔派向右演变、公开“批判”无产者的历史背景下，第一次从理论上进行合作的结晶。它于1845年2月问世，主要是全面地批判鲍威尔的反动的唯心史观，从正面阐述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及其哲学基础——唯物史观的著作。

我们已经看到，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明显地接触到了物质生产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原理，认为，历史的发源地不在天上的云雾中，而在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中；指出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的原理，认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sup>①</sup>。这些原理是《神圣家族》中最核心的内容，它们刚好针对着以往的历史理论的“两个主要缺点”。据此列宁评述说，《神圣家族》明确地指出了马克思“全部世界观的基本原则”<sup>②</sup>，“奠定了革命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基础”<sup>③</sup>；不了解这部早期著作就不可能明瞭马克思的科学共产主义学说和唯物史观的形成过程。

但是，除了上述核心的方面以外，该书还有令人瞩目的另一方面的内容，那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近代西欧哲学历史发展的叙述。马克思恩格斯有专门章节叙述了17世纪英国和法国哲学的历史，尤其是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哲学的起源和发展；还有大量的篇幅叙述德国古典哲学从黑格尔到费尔巴哈的运动，等等。这些叙述是简要的、概括的，但大都是直接从正面的叙述，尤其是对18世纪法

国唯物主义历史的述；并且还是比较系统和全面的。这些叙述和他们在先前的著作《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哲学史方面的叙述相比，具有更多的优点。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建设性的批评家，在理论上富有创造性。他们用辉煌之笔所作的这样的哲学史的叙述使他们得以实证的史实推翻虚妄的观念，表达他们的哲学史观点，这些观点不仅具有论争中缜密的逻辑，而且“见解卓绝，将有非常好的效果”。总之，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关于近代西欧哲学历史发展的叙述是十分精彩的。列宁曾给予这样的评价，说，这“是全书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之一。”<sup>④</sup>

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叙述近代西欧哲学的历史发展，表达他们的哲学史观，不是偶然的。我们知道，马克思恩格斯作为无产阶级的理论家，从一开始就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为已任，与研究和解决社会问题相联系，因此可以说，马克思哲学的形成过程同时也就是唯物史观的形成过程。就这一过程而言，大致说来，在1843年《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提出了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应该从经济关系及其发展中来解释政治及其历史的思想，从实质上表述了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原理，接着，在1844年的《经济学—哲学手稿》和《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先后提出了物质生产是历史的发源地的思想，表述了生产方式决定社会的其他方面，包括社会意识的各种形式的原理。无疑，这在理论上是明显的进展和深化。而当马克思在强调物质生产的决定作用时，他在《神圣家族》中同时就把这一原理应用于最抽象的思想部门，从物质生产及其变化出发，阐述哲学及其历史，表达他们的哲学史观，应当说，这是合乎马克思唯物史观形成过程中理论发展本身的逻辑的。

## 二、哲学的历史发展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过程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近代西欧哲学历史发展的叙述，表达了那一些关于哲学史的观点呢？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曾这样概述法国唯物主义的历史，说：“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特别是法国唯物主义，不仅是反对现存政治制度的斗争，同时是反对现存宗教和神学的斗争，而且还是反对17世纪的形而上学和反对一切形而上学，特别是反对笛卡儿、马勒伯朗士、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的公开而鲜明的斗争”⑤。他还追溯性地指出，在中世纪，在经院哲学内部就有唯名论和唯实论的斗争，它是近代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最初表现”。到了近代，在法国，以笛卡儿为代表的17世纪的形而上学，从诞生之日起就遇上了伽桑狄（和英国的霍布斯）的对抗，伽桑狄以复兴古代希腊伊壁鸠鲁唯物主义的形式来反对笛卡儿的形而上学。后来，才有孔狄亚克、爱尔维修等法国哲学家利用洛克的感觉论，公开驳斥了笛卡儿等人的形而上学体系。不仅如此，马克思还谈及德国哲学的发展时说：在黑格尔“把17世纪的形而上学同后来的一切形而上学及德国唯心主义结合起来并建立了一个形而上学的包罗万象的王国”之后，费尔巴哈“以清醒的哲学来对抗醉熏熏的思辨”。

由上所述，可见，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在概述近代西欧哲学的历史时，已经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看作是哲学上的两个基本派别。他说明法国唯物主义和17世纪形而上学的“对立”，费尔巴哈哲学和德国思辨哲学的“对立”等，也就明确地表明，在他那里哲学上这两个基本派别的斗争是哲学历史发展的主要内容，哲学的历史发展是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的斗争过程。马克思坚决指责鲍威尔把自我意识哲学说成是“唯物主义的真理”这一混淆哲学基本派别的错误；并批判鲍威尔把法国唯物主义的历史片面地归结为法国斯宾诺莎学派和自然神论信徒“互相争辩”的历史。他在《神圣家族》中表达的上述哲学史观点应当说乃是恩格斯在1888年关于哲学最高问题的观点的第一次具体而鲜明的表现。

值得指出的是，马克思在这里完全没有对唯物

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作片面的简单的理解。

首先，马克思在论述无产阶级和富有的对立面的关系时，曾一般地指出，问题在于这两个方面中的“每一个方面在对立中究竟占有什么样的确定的地位。只宣布它们是统一整体的两个方面是不够的”⑥。

我们已经知道，在《神圣家族》中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就是两个相对立的方面，它们构成哲学的基本的矛盾，推动着哲学的历史发展。但是在这里，唯物主义主张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毕竟是对“什么是本原的，是精神，还是自然界？”这一哲学最高问题的正确回答；唯心主义主张精神第一性，物质第二性，毕竟是对哲学最高问题的错误的回答。因此，只有唯物主义才能成为人类哲学认识发展的基础，代表人类哲学认识发展的方向；而唯心主义即令其包含有合理的成分，对哲学的发展有推动的作用，其本身终究是过渡性的，是与人类哲学认识发展的方向相背离的。就这个意义来说，应当确认，在上述哲学的对立和总的发展中，唯物主义占有肯定的和主导地位。恩格斯在批判杜林时曾说过，“现代唯物主义，否定的否定，不是单纯地恢复旧唯物主义，而是把两千年来哲学和自然科学发展的全部思想内容以及这两千年的历史本身的全部思想内容加到旧唯物主义的永久性基础上”⑦。这段话就明确地表述了这个意思。我们看到，《神圣家族》在概述近代西欧17、18世纪哲学历史时，突出英国和法国的“唯物主义”学说，突出它们反对17世纪形而上学的斗争；在概述德国古典哲学时，揭露和谴责鲍威尔和施特劳斯关于自我意识和实体的争论以及他们对黑格尔的批判“继续停留在黑格尔思辨的范围内”，肯定和强调只有费尔巴哈才是“从黑格尔的观点出发而结束和批判了黑格尔的哲学”；此外，还批判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哲学“不承认任何有别于思维的存在”，一切都变成“纯粹的思想”的唯心主义性质，等等。这一切都表明，马克思恩格斯在此不只是宣布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统一整体的两个方面”，而且已经认为在哲学的历史发展中唯物主义占有肯定的主导地位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哲学上的贡献正在于他们以毕生的活动坚持了唯物主义并向前推进了这个基本派别。

其次，马克思在说明“思辨结构的秘密”时曾指出，黑格尔唯心主义先从现实的个别中抽取出一般，然后就把这种抽象的一般视为个别的来源和本质。他以“水果”为例说道，它先从现实的苹果、梨、草

莓中得出“果实”这个一般的观念，再宣布“果实”这个抽象观念是存在于我身外的并且是苹果、梨等的“实体”。而苹果、梨等即是本身是自相区别的、能动的一般“果实”的“样态”或存在方式。

在这里我们看到，马克思一方面驳斥了黑格尔唯心主义“颠倒”存在和思维、个别和一般的关系的错误，指出，实际上我们只能从现实的果实得出“果实”这个抽象的观念，而绝对不可能相反。另一方面他又分析了黑格尔是怎样陷入唯心主义的，说明唯心主义具有认识论的根源，指出，黑格尔把苹果、梨等东西中客观存在的“属性”当作他自己发现和创造的规定，把从苹果的观念“推移”到梨的观念的这种人的思维活动说成“一般果实”这个绝对主体的自我活动。就在这种驳斥和分析的基础上，马克思作结论说，“黑格尔常常在思辨的叙述中作出把握住事物本身的、真实的叙述。这种思辨发展之中的现实的发展会使读者把思辨的发展当作现实的发展，而把现实的发展当作思辨的发展”<sup>⑧</sup>。

马克思关于唯心主义认识论根源的论述，为正确说明唯心主义在哲学发展中的历史作用提供了依据，是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所表达的重要论点。它表明，马克思恩格斯在叙述哲学的历史发展时，对唯心主义也没有作简单的理解。

其实，哲学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在一些近代西欧哲学史著作中也有“详尽的阐述”，如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哲学史著作。但是，在这方面，黑格尔象“后母”那样对待历史上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极力贬低唯物主义在哲学历史发展中的地位；费尔巴哈则把唯心主义看作不过是胡说，对它采取全盘否定的粗暴态度。马克思恩格斯与他们不同，在叙述哲学史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时，既肯定唯物主义在哲学历史发展中的主导地位，又看到唯心主义具有认识论的根源，确认它的合理因素和历史作用。这就说明，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所表达的上述哲学史观点已经具有了崭新的性质。

### 三、哲学的历史发展导源于 社会经济的变化和 自然科学的发展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对哲学历史发展的动因问题十分注重，有明确的表述。马克思在概述西欧哲学从17世纪到18世纪的发展时曾指出：“17世纪的形而上学的衰败可以说是由18世纪唯物

主义理论的影响造成的，这正如同这种理论运动本身是由当时法国生活的实践性质所促成的一样。这种生活趋向于直接的现实，趋向于尘世的享乐和尘世的利益，趋向于尘世的世界。和它那反神学的、反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实践相适应的，必然是反神学、反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理论。形而上学在实践上已经威信扫地”<sup>⑨</sup>。

前已指出，在法国以笛卡儿为代表的17世纪的形而上学，在一开始遇到了伽桑狄和霍布斯的反对。但是，真正“战胜”这个敌人，那“已是他们去世以后很久的事了”。这是由于，在17世纪上半叶，法国新兴资产阶级还比较软弱，如马克思所说，那时“旧封建等级趋于衰亡，中世纪市民等级正在形成现代资产阶级，斗争的任何一方尚未压倒另一方”。<sup>⑩</sup>因此，伽桑狄哲学尽管在大的方向上比较正确，在实际的社会作用是远不如笛卡儿哲学的。后者持二元论的形式，更适合于当时法国资产阶级向封建势力妥协的意向，更能反映当时经济发展的需要和社会力量的对比。但是在18世纪中叶以后，法国新兴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它已强大到必须而且能够提出整个推翻封建制度的要求。这时，出现了以“百科全书派”为代表的法国唯物主义者，他们由于反对现存的政治制度和宗教神学斗争的需要，公开进行哲学上的批判和驳斥，才战胜了以笛卡儿为代表的17世纪的形而上学。这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哲学的历史发展导源于社会经济的变化，乃是改变了的经济事实在思维上的反映。

鲍威尔一伙宣称“哲学是超实际的”，把哲学看作是超越于事物的现状和现实的人之上。马克思坚决反对鲍威尔的唯心史观，强调尘世的利益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说这一利益是“如此强大有力”，认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sup>⑪</sup>。如果说，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中曾用市民社会来解释宗教，那末，现在他就是在用物质利益来解释哲学了。应当说，这是形成中的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重要表现。而马克思关于哲学的历史发展导源于社会经济变化的观点，正是他运用上述唯物史观于哲学史领域的结果。

马克思根据近代西欧哲学发展的历史特点，指出，哲学的历史发展还导源于自然科学的发展。例如，马克思论述说，“唯物主义是大不列颠的天生的产儿”，拿破仑来说，他是“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在他的心目中，自然科学是真正的科学，他的功绩在于他对实验自然科学的方法论作了

理论上的研究和论证。霍布斯宣布几何学为主要的科学,因而,在他那里,“感性失去了它的鲜明的色彩而变成了几何学家的抽象的感性”。法国拉美特利的《人是机器》,认为灵魂是肉体的样态,思想是机械运动,这与18世纪“机械的自然科学”方面的卓越成就是分不开的。霍尔巴赫的《自然体系》也是当时各门自然科学形成过程的产物,等等。由此可见,马克思在这里已经在强调自然科学的发展对唯物主义哲学的影响和推动作用了。

马克思认为,自然科学与唯心主义也有某种联系。例如他肯定17世纪笛卡儿、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有“积极的、世俗的内容”。但是,在马克思看来,这种联系是“表面”的,唯心主义在本质上是与自然科学相敌对的,自然科学的发展终究促使了17世纪形而上学的衰败。

哲学的历史发展导源于社会经济的变化和自然科学的发展,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表达出来的关于哲学史的最基本的观点。这一观点不承认哲学有其独立的历史发展,是马克思哲学史观唯物主义性质的根本标志;这一观点是如此重要,以至恩格斯直到晚年还用西欧哲学的史实加以“证明”和强调。<sup>⑫</sup>

应当指出,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在谈论上述哲学史观点时,同时肯定了前人的思想资料的作用。例如,马克思作了关于法国唯物主义“两重起源”的科学论述,指出,法国唯物主义有两派,以拉美特利为代表的机械唯物主义,主要是对自然的事实的说明,起源于笛卡儿。另一派有霍尔巴赫和爱尔维修等人,主要是对社会生活的说明,起源于洛克。马克思对德国思辨哲学理论起源的分析也是著名的。他指出,鲍威尔哲学乃是把黑格尔体系中的一个因素即费希特的自我意识,加以片面的彻底的发展而已。其次,马克思恩格斯继《英国状况》之后再次提出了“民族性”的概念。这里,所谓民族性,是指一定的民族在它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活的总和和活动中形成的与其他民族的差别性。在他们看来,民族性影响着各国的哲学,使各国的哲学具有各自的特点。例如,他们认为,1.德国人对抽象原则有最深的癖好,对现实的私利极为轻视。这一特性使它的哲学带有巨大的思辨性质。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原则乃是“人在纯思维中和自身的平等”,实际上就是法国普鲁东提出的平等原则的抽象化。2.法国人“把国家当做人类普遍利益的永久形式”,最讲究政治。爱尔维修的唯物主义与英国唯

物主义的不同就在于,它“有血有肉,能言善辩”,“文明化”了,成为资产阶级公开战斗的思想武器。3.至于英国人,它的民族性就是“无法解决矛盾”。这一民族性也“贯串着全部英国哲学”。英国人在哲学上不相信自己用理性能解决唯心主义和实在论的矛盾,因而不是求救于宗教信仰,就是听从经验,走向怀疑论。不过,我们不能离开社会经济来理解马克思所讲的民族性对哲学的影响。就拿德国来说,马克思曾说,德国人的“思维的抽象和自大总是同它的现实的片面性和低下并列<sup>⑬</sup>”。也不能扩大民族性对哲学影响的范围。民族性只是涉及各国哲学的特点方面。

总而言之,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一方面强调哲学的历史发展导源于社会经济的变化和自然科学的发展;另一方面又肯定这一历史发展受前人思想资料的制约;还确认民族性对由此产生的哲学的影响,注意哲学的普遍方面和民族特点的具体联结。这就是说,在这个时候,马克思恩格斯在哲学历史发展的动因问题上已经持辩证的唯物的观点了。

#### 四、哲学的历史发展是进化的理论过程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还指出,哲学的历史发展同时是“进化的理论过程”<sup>⑭</sup>。

马克思关于哲学的历史发展是进化的理论过程的观点具有深刻的涵义。(1)在马克思看来,17世纪的形而上学的衰败最终导源于社会经济的变化和自然科学的发展。若没有“反神学、反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实践”,也就不可能有“反神学、反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理论”。但是,仅仅达到这一步,并不等于就造成了形而上学的衰败。当“形而上学在实践上已经威信扫地”之后,同时还需要经历一个“理论”过程;没有这个理论过程,形而上学的衰败仅仅还只是可能。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叙述了这个理论过程。例如他指出,在法国,最早使17世纪的形而上学在理论上威信扫地的人是培尔,他用“怀疑论”作为武器,为在德国掌握唯物主义哲学打下了基础。接着,有伏尔泰、孟德斯鸠等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他们用“自然神论”来对抗形而上学,而“自然神论一至少对唯物主义者来说一不过是摆脱宗教的一种简便易行的方法罢了”<sup>⑮</sup>。而后,又有爱尔维修等法国唯物主义者,他们继承和发展了17世纪的唯物主义哲学,继续驳斥17世纪的形而上学。

从怀疑论到自然神论，再到和无神论相结合的唯物主义，只是在这个时候，才促成了17世纪的形而上学的衰败。这就是说，马克思否认哲学有其独立的历史发展，但是，他并不停留在这个观点上，还进一步确认哲学的历史发展有其相对的独立性质。他的关于哲学历史发展是进化的理论过程的观点就体现了他对哲学发展相对独立性的确认。

(2) 马克思还认为，哲学的历史发展，就整个来说，乃具有“进化”的性质。例如，马克思在论述17世纪英国唯物主义时指出，培根是英国唯物主义的创始人，在他那里，物质带着诗意的感性光辉对人发出微笑，“感觉是完成可靠的，是一切知识的泉源”；但是他的哲学充满了神学的不彻底性。霍布斯把培根的唯物主义“系统化”了，并消灭了培根哲学中的有神论的偏见；不过他又使培根的唯物主义变得片面了，也没有论证培根的感觉论的原则。洛克则详尽地“论证”了培根和霍布斯的原则，说明了哲学要是不同于以健全人的感觉为根据的理智，就不可能存在。马克思还指出，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又从自然知识和社会生活两个方面大大推进了17世纪的唯物主义。拉美特利、爱尔维修等哲学家把17世纪的形而上学“当做幻想和神学偏见的不成功的结果而予以抛弃”，比17世纪的唯物主义更彻底；他们又力图运用唯物主义观点去研究社会生活，作出人类智力的天然平等，人是环境的产物等结论，比17世纪的唯物主义更深入。这就是说，马克思在谈论哲学的历史发展时，并没有把这一过程看作是在理论内容上的简单重复或循环，而是把它视为在理论上不断地有新的方面来“丰富”以往哲学的能动向前的过程。当然，对于唯心主义哲学来说，情况也是这样。

上述关于哲学的历史发展是进化的理论过程的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表达出来的又一重要的哲学史观点。它显示了马克思哲学史观中和唯物主义相结合的辩证的性质，并且告诉我们，考察哲学的历史发展不仅要考察归根结蒂决定这一发展的客观的物质过程，而且还应考察这一过程的理论运动本身；不仅要考察其中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的斗争，而且还应考察它们各自的进化过程。唯有这样，才能具体地把握哲学历史发展的规律，不使哲学史的研究简单化。

必须指出，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观点是同新哲学代替旧哲学的思想紧密地联系着的。

我们知道，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在谈论德国古典哲学的运动时曾指出，在黑格尔集以往唯心主义的大成之后，“对思辨的形而上学和一切形而上学的进攻，就象在18世纪那样，又跟对神学的进攻再次配合起来。这种形而上学将永远屈服于现在为思辨本身的活动所完善化并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sup>⑩</sup>。马克思在这里显然已有新哲学代替旧哲学是必然的思想。他认为，只有唯物主义哲学提出了摆脱黑格尔学说以及整个唯心主义的矛盾的唯一出路。这里说的实际上已不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哲学，而乃是新的即为黑格尔哲学的积极成果所完善化，又被推广到社会生活中去的唯物主义哲学。马克思还进一步表明，新哲学代替旧哲学在理论上是从对现实的人的研究开始的。他说道：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创造这一切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sup>⑪</sup>。关于现实的人，(1) 马克思指出，它即是“人的活动”。人的活动首先是创造人们必要物质生活条件的生产活动即工业和实验的活动，而并非是观念的活动。因此，现实的人也可以说就是处在尘世的物质生产中的人。(2) 马克思还说过，“实物是为人的存在，是人的实物存在，同时也就是人为他人的定在，是他对他人的关系”<sup>⑫</sup>。显然，马克思认为，现实的人又是“人对人的社会关系”，是处在社会关系中的人。(3) 马克思还强调，不同历史时期的人是不同的，18世纪的人“不会是古代共和国的人，正像他的经济状况和工业状况不是古代的一样”<sup>⑬</sup>。现实的人同时是处在历史中的人。总之，马克思在这里所强调的人与费尔巴哈的人已经根本不同了，他已经在用物质生产和社会关系来说明人，以现实的社会的人来代替费尔巴哈的抽象的自然的人了。并且正是从对现实的人的研究开始，马克思逐步地作出了唯物史观的原理，建立了新哲学。关于这点，恩格斯后来说道：“对抽象的人的崇拜，即费尔巴哈的新宗教的核心，必须由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这个超出费尔巴哈而进一步发展费尔巴哈观点的工作，是由马克思于1845年在《神圣家族》中开始的”<sup>⑭</sup>。

马克思关于新哲学代替旧哲学的上述思想表明，马克思研究哲学史，表达哲学史观，不是出于单纯的历史兴趣，而是为了推进现在。这个思想不仅使哲学的历史发展是进化的理论过程的观点带有深刻的性质，而且也表现了这个观点的革命性质。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的哲学史观点已经具有科学

性和革命性统一的特征了。

## 五、第一次确立了马克思哲学史观的基本原则

马克思哲学史观的形成是一个过程。在这过程中,《神圣家族》占有令人瞩目的地位。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的关于哲学史的观点,虽说是蕴含于近代西欧哲学历史的叙述之中,与前人(如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关于哲学史的观点毕竟有了原则的区别,已经不是唯心的,而是唯物的,不是形而上学的,而是辩证的了;虽说尚未形成明确的完整的体系,但也已经不是“片断的和个别的”了。对他们来说,在深度和广度上这样地表达哲学史的观点,在当时还未曾有过;应当作出结论说,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第一次确立了马克思哲学史观的基本原则。列宁曾说,《神圣家族》指出了马克思“全部世界观”的基本原则。在这里,“全部世界观”无疑是包含着马克思关于哲学史的观点在内的。

确实,《神圣家族》中关于哲学史的观点也有不成熟之处。这主要是没有从整体上强调和论述旧唯物主义的基本局限。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过17世纪唯物主义者的一些局限性,如说在霍布斯那里“唯物主义变得敌视人了”,等等。但是他们对于作为旧唯物主义的典型形态的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基本局限尚没有直接的论述;尤其没有分析费尔巴哈哲学的严重弱点,在一些地方对费尔巴哈的热烈赞扬,近乎夸大。如他们曾说,“费尔巴哈把形而上学的绝对精神归结为‘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从而完成了对宗教的批判”<sup>①</sup>;费尔巴哈“摧毁了概念的辩证法”,“唯灵论和唯物主义过去在各方面的对立已经在斗争中消除,并为费尔巴哈永远克服”<sup>②</sup>,等等。这些就是不确切之处。费尔巴哈虽然批判了宗教,把上帝的本质归结为人的本质,但他终究没有揭示出宗教的社会根源和社会本质,指出克服宗教的真实途径,不能说他“完成了”对宗教的批判。费尔巴哈虽然拟定了对黑格尔思辨哲学批判的基本纲要,但他并没有拯救和改造黑格尔哲学中的“辩证法”,不能说他“永远克服”即真正地制服了黑格尔哲学。这表明,马克思恩格斯当时在哲学上还没有彻底摆脱费尔巴哈的强烈的影响,对旧哲学的批判和划清界限的客观过程还未完全结束。关于这

点,马克思在1867年重读《神圣家族》之后曾明确指出过,该书中存在的“对费尔巴哈的迷信现在给人造成一种非常滑稽的印象”。<sup>③</sup>此外,《神圣家族》没有注重评述黑格尔思辨哲学的合理成分和历史贡献;没有把自己的哲学称为“辩证的”唯物主义,而只是称为“真正的人道主义”,强调它是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这些也从另一方面表明了,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哲学史观的形成还没有最终的完成。

总之,马克思恩格斯的《神圣家族》不是完全成熟的著作,在理论上新旧两个方面,属于向唯物史观过渡的阶段。但是,在它那里新的方面已占据了主要的地位,终究是第一次确立了马克思哲学史观的基本原则,为他们建立完整的马克思哲学史观作出了关键性的突破。这也就是《神圣家族》在马克思哲学史观的形成中所占的重要的历史地位。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近代西欧哲学历史的概述所确立的哲学史观的基本原则,也就是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于哲学史领域的结果。这一确立表明,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哲学的历史发展正在开始被当作一个有规律的统一的过程来研究,哲学史的研究开始成为科学,开始被当作科学来对待了。换句话说,《神圣家族》中关于马克思哲学史观的说明之对于哲学史的研究,就象灌溉田园的清泉潺潺流过不毛的荒野,意义深远。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说,“作出这样一个说明,乃是一种巨大而有意义的任务,这个任务的完成将会使观念形态史的面貌焕然一新”<sup>④</sup>。

注释:

①⑤⑥⑧⑨⑩ 《神圣家族》第104、159、43、76、161、103页。

②④ 《列宁全集》第38卷,第22、26页。

③ 《列宁选集》第1卷,第90页。

⑦ 《反杜林论》第136页(引文中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⑩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79页。

⑫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2、485、237页。

⑬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0页。

⑭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293页。

⑮⑰⑱⑲⑳ 《神圣家族》第161、165、159—160、118、52、156、177页。

㉑ 《神圣家族》第118,120页。

㉒ 普列汉诺夫《唯物论史论丛》前言。